



图书基本信息



书籍目录

日兮月兮
浅草红团



精彩短评

1、女人主要被男人伤害，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里女人主要指松子和她的妈妈道子。男人主要指松子的爸爸朝井、两位松子同父异母的哥哥敬助和照雄，松子的前男友宗广，宗广的弟弟幸二，以及道子的年轻情人绀野。A：朝井松子的妈妈道子是朝井的第二任妻子，本是朝井远房亲戚的女儿，家道中落后，在朝井家做佣人，在朝井的妻子去世后继续弦，生下了松子。道子和朝井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在巨大的不平衡中：年龄以及地位。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她将前任的两个儿子视为己出，抚养成人。对于朝井和道子十几年的婚姻状况，作者几乎没有介绍，但是松子感受到的几乎没有什么关爱的成分在里面。道子曾经提过自己在朝井家如“奴隶的生活”，以及因为前任两个儿子的死而痛苦不堪。在敬助从战场上写的家信中对自己的继母的感激和爱戴中，朝井才重新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觉得道子是“有灵魂的人”，开始对道子热络关心起来。那么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道子不过是被当做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个拥有妻子身份的仆人，甚或一件撑起家庭的摆设罢了。道子返回镰仓，被朝井知道，他说，“净恬不知耻地出席镰仓的茶席”。朝井只能看到别人对于自己的背叛，却永远也看不到自己对别人的冷漠。朝井在因脑溢血去世的前一天和松子有长篇的谈话，朝井仍然对道子抱着根深蒂固的愤懑和诅咒。“父亲以为万一他死了，母亲会因为良心的自我谴责和对亡夫的追念，而在和年轻的绀野的生活上投下阴影吗”，松子从和父亲的谈话中观察到。而事实上，朝井死后，道子心生愧疚的罪恶感，“一下子冒出一大把的白发来”，绀野也因此心生妒意，他们之间的生活发生了裂痕。故事的一个重点是宗广为什么没有和松子结婚。直到朝井去世以后，宗广的弟弟幸二才在一次和松子的谈话中提到，松子的爸爸不想让宗广和松子结婚。幸二将朝井的意思转达给了哥哥，而哥哥宗广却开始怀疑幸二在嫉妒自己。B：敬助敬助在战场上阵亡后，他的日记、书信以及歌曲等作为“英灵遗文集”的一部分被整理出版了。编辑者是敬助的同学绀野，提议出版的是道子。敬助的遗作里，表现得特别强烈的是对于继母道子的感激和爱戴。而道子也因为从来没有人向她表达过如此纯真的爱情而格外感动，觉得自己忍辱负重抚养两个继子也是值得的。就是在编辑遗作的这段时间，道子和绀野发展成了恋人。敬助只是一厢情愿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完全是个任性的男孩。却不知道这会给自己的继母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事实上遗作出版后，人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和继母之间的关系不单纯。结果是，“母亲的事情居然成了和宗广婚事的障碍”。宗广的家人反对宗广和松子的婚事，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理由。C：照雄照雄的相关内容很少，最主要的情节是照雄在前线给幸二写信说，“你可以和我妹妹结婚吗？”。松子当时还是学生。照雄以哥哥的身份就觉得自己有决定妹妹婚事的权力，他或许是觉得应该找个靠谱的人来照顾妹妹，但是这种越俎代庖的事情在东方社会中已经多到人们开始从温情、正面的意义去理解它们了，真是咄咄怪事。D：宗广宗广本身和松子是男女朋友关系，最后却分手和卷子结了婚。但是婚后没几天就吐血病倒了。宗广在松子的父亲去世后变得无赖起来，开始纠缠松子。他最后承认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婆和其他男人鬼混，而自己只好来松子这里寻求安慰。而松子已经在心里和这个男人告别了。宗广觉得松子是自己“拥有过的女人”，所以就好像有了可以随意进入松子生活的权力。他说什么不喜欢女人哭哭啼啼，“如果松子不那么哭泣的话，我就和松子结婚了”这样的鬼话。并说“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男人时常就是这样，对自己做过的愚蠢事情健忘，却对女人提出无端而苛刻的要求。男人这种奇怪的——我夺取了你的贞操、拥有过你，所以就天然地拥有居高临下看待你、侮辱你、诋毁你、再次拥有你的优先权——这样的想法，正是自古而来的男权社会的遗物。E：幸二幸二在小说里贯穿始终，从最开始在京都的光悦会上的碰面到最后他和松子相约再去是年的光悦会，很难看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正是因为他时常扮演传递讯息的角色，所以反而能利用别人的不知情来为自己谋。有一个最大的可疑点是在宗广和卷子离婚后，他和松子相约见面。他声称因为自己拒绝帮哥哥传话给松子，而“哥哥就反咬一口，说什么我想和松子结婚”。还说，为了松子的“纯洁”，也不可以有非分之想。幸二一度充当了宗广、松子和卷子三人的联络人角色，而且是主动担当，所以他的话不能全信，很有可能含有撒谎的成分。他本身对松子是有想法的，但是每次都不直接进行表达，总是曲里拐弯、含含糊糊。从照雄的信里、从哥哥宗广的口里说出来要和松子结婚之类的话来。总之自己就是不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他或许想让松子主动作出决定。小说的最后一节，幸二又给了松子光悦会的请帖，两人同去。但是他岂知此时的松子已非一年前看到幸二就躲到爸爸背后的姑娘，她打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她不会接受幸二的。F：绀野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绀野是标准的吃软饭的家伙。他本身也在前线，战争期间他把画有精致插图的信件从前线寄给国内的杂志社，被整理成册出版，获得了一些名气。但最后由于神经衰弱被遣送回国才免遭像松子哥

哥那样的命运。他仔细读过敬助的日记和信件，“可能被敬助对继母的一片敬慕之情所打动”，和道子一起整理出版了遗作。道子在敬助的日记信件里获得了被赞扬爱慕的接纳感，最终疏远了朝井，和绀野在一起了。绀野最后恼羞成怒竟然是因为，在松子父亲朝井去世后，松子并没有打算接受他的存在。松子担心接受后，自己母亲的一份遗产将会败坏在绀野的手里。绀野在松子拜访他们的廉价出租公寓之前，还在手里攥着画画用的毛刷卖力地糊已经破了的拉门。当松子说出，要卖了房子的时候，他就把刷子一扔翻脸问，“木崎那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给你出了什么鬼主意？”他觉得松子自作主张，完全无视了他和道子的关系。最后道子和绀野关系也因朝井去世后的一些列事情而僵了，道子跑回镰仓和松子暂时住一起。绀野来找过一次，但被木崎老人打发回去了。木崎老人称绀野为“懦弱的男人”。上面就是川端康成在小说里塑造的主要男人。小说中唯一比较温善的男人形象是木崎老人。川端取的小标题叫他“手拿山茶花的人”，作者通过朝井的口对木崎赞誉有加，说木崎一辈子不争不嗔，到头来上天赐给他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妻子，并说以后还会赐给他一栋大房子，果不其然，最后松子将她家的大房子卖给了木崎老人。小说里，作者担心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男人、男权充斥的社会里，女人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松子有一次从东京回镰仓，在电车上遇到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孙女把老太太照顾得很周到，“松子不由得羡慕起来……发现在这种地方也有作为女人的幸福。”可以看出作者内心对“这种地方”，也就是日本社会的鄙夷。可如果真的一个女人只有被当成了“老人”开始被照顾的时候才算是她们有了幸福的话，那么也不是真的幸福，这个时候大家对待的是一个“老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川端在阐述女人处在一个被容易伤害的环境中时，同时指出了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即是女人本身。松子和宗广谈恋爱的时候也和许多其他的情侣一样，时常在车站等宗广。“松子无可奈何地成了等待男人的众多女人中的一员。这种女人的数量之多，让松子感到吃惊，她们各自等待着一个男人……在被等待的人一旦出现，女人就会马上变得欢欣鼓舞，兴冲冲地跟上去。”可有时候却等不到人。一次，松子在有乐町的月台等宗广三个小时，最后小肚子冻得发僵，也没有等到人影。回到家母亲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女人就是这样的”，然后给她喝葡萄酒恢复。松子在去看望生病的宗广时，对于要带的问候礼物绞尽脑汁，作者写到，这里显示出了“某种作为女人的弱点”。松子的父亲阻止婚事，而松子回忆到中学时代的课文居然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的句子。对于宗广糟糕的身体，可能不会有人和他结婚时，作者写到，“女人就是和残废者，甚至死人也会结婚的。有的女人以自己的意愿和战争不归者结婚，有的甚至和战争中阵亡的遗骨结婚”。某种程度上作者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女人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就好比暴虐的独裁者的存在，一定是有在其淫威下的懦弱之人的存在才有可能，如果独裁者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去独裁谁呢？松子的妈妈道子对于女人所处的现实，已经显示出了认命的态度。在敬助和照雄战死，朝井和宗广去世，道子和绀野分手后，在这两个人女人身边的男人消失殆尽后，道子说，“因为女人罪孽深重，才被留下的吧。”而她的口头禅是“女人，不就是这样吗”。她把女人的不幸归结于女人本身的罪孽，这是全无道理的一种自欺说法。就好像世人在面对自己生活的不幸时，接受了基督的洗礼，将不幸都理解为在赎罪，因为他们被教唆人都是有原罪的。让人庆幸的是，松子已经不一样了！她在和爸爸朝井的谈话中开始有了“反戈一击”，她也不喜欢妈妈道子口中想带自己外孙的妄想，她独立处理爸爸的丧事，和变得无赖的宗广周旋，和泼妇卷子交锋，表现得有礼有节不输气场。她自己开始决定感情问题，不打算接受幸二。她变得独立了起来，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人，不管是女人和男人。一开始作者还担心，“一旦成了无依无靠的女孩子，真不知会有什么事情自天而降呢”，但最后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起码暂时是多余的。在松子和道子身边的男人消失后，她们反而过上了平静而自在的生活。母亲道子的脸色也“润泽”了起来。可是，在小说的最后，松子在去京都参加光悦会时做了噩梦，“有什么东西压过来，像是个男人，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脱身”，最后她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睡在隔壁的幸二问要不要帮助，睡不着的话起来说说话。松子倔强地拒绝了。小说的题目叫“日兮月兮”，指日日如此，月月恒常，有亘古不变的含义。作者恐在无奈地暗示，虽然松子已经逐渐显出了独立的个性，但面对这样一个男人的社会，这样一个布满人情世故天罗地网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选择结婚成家的松子，难逃未来可能被继续伤害的命运吧。（完）

2、含蓄的悲剧美。用这来形容川端康成的绝大数作品是恰如其分的，虽则短小，每每读到最后心中的余思却可以回荡八千里。《日兮月兮》主要是写战后的日本重建，从两个不同家庭所衍生出来的情节，彼时的日本，正经历二战后传统文化与新兴的西方文化相汇集，悲剧不一样，却总会生出殊途同归之感。松子，这位姑娘遭受了人生的很多不幸，父亲逝世、被宗广抛弃（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她失去了清白）、母亲与人私奔、兄弟战死……有趣的是，松子的人生观并没有扭曲，也没有陷入那种自

怨自艾或是无边忧郁的状态当中去，她的这种平和的心态感染到了我。她所有的坚强，都在体现人性的美好。是值得这样吗？幸二是喜欢松子的，这种喜欢应该包含了欣赏的成份。松子是喜欢宗广的，这种喜欢是带有那种少女陷入情网中茫然不可挣扎的无序迷茫，她应该喜欢他，所以她才会是地铁站那众多等待爱人归来的人群之一。如果不是宗广的退出，她不会有退路。我是否也像松子母亲一样，在听到宗广逝世后有种庆幸的感觉。我一直好奇宗广为何要和松子分手？只是因为松子的母亲和自己儿子的同学私奔影响了他父母对松子的风评么？当然，事实上，自私的宗广是配不上松子的。不知是因为生病，还是本身如此，宗广在对卷子和幸二撒谎时，都在反映出他人格已然扭曲变形。很多责任，宗广放弃去背负，所以，他才会像风中的浮萍一样，没有了根。到最后，可能他还是不明白，他曾对松子说过的那句“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他带着对自己的怜悯，带着对松子的愧欠，带着对卷子的伤害，带着幸二对松子那百般纠结、欲诉不能的情思离去了。故事到最后，松子自是没能和幸二在一起，宗广的自杀如同一堵厚实的石墙，将他们俩隔得如来世一样遥远。“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有时我们并不知晓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死穴，当你找到它，爱慕、慌乱、俯身、仰望、记住、了解、付出、满溢、破碎、永远、毁灭、附身这些就像随之而来的灾难，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被它吞噬。时间很短，人生却漫长。我们的坚强就是一块峭壁。

3、人的情感世界是最微妙和柔软的所在，所以大多数的作家的笔触往往会在此处大放异彩。读完《日兮月兮》便被川端的才气所惊艳。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朝井家和高谷家一向交好，朝井与前妻的两个儿子敬助、照雄在战争中阵亡，之后，敬助在前线所写的书信被朝井的年轻后妻整理出版，书信中充满着向自己倾慕的女性的诉说。朝井和后妻所生的女儿松子，本来与高谷家的宗广恋爱，结果宗广抛弃了松子，与卷子成婚。照雄的阵亡前给宗广的弟弟幸二的书信中，希望幸二和松子结婚。后来，松子的母亲与敬助的好友绀野私奔了，朝井在一次偶然中看见松子母亲脑溢血死去。之后松子母亲离开了绀野，和松子住到了一起。宗广与卷子结婚后病倒，最后自杀身亡。人活着，很多事无能为力，人死去，反而成为强大的不可对抗的存在，并对生者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生者的行为。第一个人是照雄。宗广抛弃松子的缘由，到最后川端都没有明白的讲清，但是可以推断的是，照雄的书信对宗广的心理和情绪影响很深。第二个人是朝井。比朝井年轻的多的母亲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女性魅力，在和绀野私奔后，过着简单、“不顾一切”但或许幸福的生活，即使觉得对女儿和原来家庭抱有愧疚，但从未想过回头。反而在朝井因脑溢血死后，松子的母亲变得惶恐、慌张、心理背上严重的负罪感。最后从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冒险，或者说解放”中，再次逃回来，逃到松子身边。第三个人是宗广。宗广抛弃松子之后，松子陷入对感情的深深悲伤中，但在对高广的“告别看望”，以及几次普利斯通美术馆与幸二的交谈，似乎松子的内心也对这个哥哥所“托付”的男人产生微妙的情感。这种情感似乎存在，细小、飘忽、脆弱。给人延续的希望。但宗广的自杀把这种可能斩断了，最后的京都之会，正如川端所说，那种亲密来自于对对方的不寄希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